

# 大河湾



湿地晴光 韩立 摄

## 诗笺

### 涑河鹭影

高波

冬日，涑河水愈发清澈明亮  
几尾水生物  
围着鹅卵石打转  
斜生的垂柳蛾眉初卷  
枝条轻盈荡起潺潺涟漪  
河面上泛出层层鹅黄

鹭鸟去了又回，  
在四季轮回里  
往返奔波，  
如游离的吉普赛人  
去年的数只引回一众，  
莫非是  
儿女邻居，好友亲朋  
栖息于河中老榆  
那遒劲伸展的枝头，  
上下浮动  
宛若一群荡秋千的  
白衣仙子  
浅滩里，芦苇丛中  
或寻觅，或嬉戏，或舞蹈

迁徙的候鸟，也有知性  
在漫长的旅途中，翻山越岭  
也只有此时，密集在绵延  
温馨的涑水河筑巢  
万物萧条，斜阳晚照  
霞光里的灵动晚韵  
犹如电影里  
蒙太奇般的特写  
正好填补了冬日渐来的  
空虚



### 如梦令·初冬荷塘

王中秋

夕照荷塘残影，  
另有一番佳景。  
秋去已初冬，  
玉露轻霜风冷。

静等，  
静等，  
春到花开梦醒。



### 无法扎根春的偏旁

晓寒

盐碱地  
种不出春风  
长不出花香  
落地的月光  
一朵朵凄美的霜花  
孤独的背影  
一张扯不展的帆  
兜满忧伤

泪 咸咸的  
在慢慢地流  
腌制着相思  
无垠的苍凉  
无法扎根  
春的偏旁



## 散文诗

# 黄河，唱着我的乡愁

□许栋

暮春时节，受友人邀约，去龙门游玩散心。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心潮澎湃。

黄河是一部磅礴的史诗，大地裂开胸膛，向时间张开怀抱，岁月与泥沙糅成一条咆哮的脉络，从远古而来，把冰川的白、草原的风、戈壁的沙，全都卷进这条浑黄的躯体中，一路咆哮，撞进龙门。

峡谷两岸峭壁被大禹的巨大斧劈开，黄河在这里被逼至绝境，猛然提速，挤过仅几十米宽的狭窄河道。浪花层层叠叠，将大河的呼吸，都凝聚成此刻的鼓动。

友人说，每到雨季，还能听见艄公的号子声回响在涛声里。那声音深沉、粗粝，像水底翻出的泥沙，被湍流反复拍击，又被峡谷层层放大，豪放又悲壮。

我闭上眼，看到一艘木舟在急浪中颠簸，几个被风吹成铜色的身影，弯腰、撑篙、咬紧牙关，与水势对抗，也与命运角力，从嗓子眼里喷出鲜红的火焰。那火焰在风里燃烧，也在我的胸口燃烧。

在这峡口，水有水的执拗，山有山的倔强，人有人的脉搏。

三者碰撞在一起，便成了黄河最质朴、最悲壮的乐章。

我低头看浪，忽然想：那些消失在洪峰里的号子，是否也像这条河一样，在最狭窄、最绝望处，逼自己奔涌，在命运的缝隙里开一道光？

## 二

清明前后，这里总能看到成群的鲤鱼在激流中翻腾。

老一辈人常讲，这些鱼是在跳“龙门三浪”，跳过三关，化龙飞天。鲤鱼逆流而上的顽强姿态，本身就是生命的认证。那些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的人，多像跃过龙门的鲤鱼。

峭壁上，“龙门”两个字仍然清晰，像一双不肯闭合的眼，注视着时间，也注视着我们。

有人说，这里的鱼有一股特别的土腥味；离了这水，便活不成。

我们，又何尝不是黄河里的鱼？命运让我们游离，但黄河，始终在体内奔流。无论离乡多久、漂泊多远，即使身上的泥沙早已褪了颜色，却依旧能在梦里，嗅见那熟悉的味道。

那是父亲的田垄、母亲的针，是炊烟、河风与乡音。

## 三

龙门山静静矗立在洪荒中，一站就是万年，像一座埋葬时间的墓碑，刻着无数的兴亡，刻着无数的泪，也刻着我，小小的惆怅，在水中，碎成汹涌的金屑。

潮起潮落间，不只有鲤鱼的

□贾玉祥

大河奔涌，拐东去，黄龙抱丹  
日盐。世纪曙猿条山中，烟火西

身影，候鸟的轨迹，也有我，儿时的记忆。

那年，一家人在河滩玩耍，水里漂来个圆滚滚的东西，在浪里头一闪一闪。

我以为是怪物，抄起树枝要赶，父亲伸手一拽，我才知道，那竟是个葫芦。我们一起笑，笑声比浪声还要响。葫芦被母亲洗净，当成舀水的瓢。

后来每次舀水，我都会想起父亲的笑，还有他手上的茧，划过我的手腕，那一瞬的刺痛，是童年的回声，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你看，汹涌的浊浪中，也藏着小小的柔情。黄河总把惊喜藏在浑浊的浪底，正如生活，总把光藏进厚厚的云层。

黄河从山的缝隙流过，蜿蜒入海；而我，也从父亲的掌心划过，奔向人间。

## 四

光影在峭壁间游走，像远古的手，拨开混沌的裂口。

大梯子崖凌空而立，直上云端。古木托着雾，雾托着山，层层叠叠，像一幅被风慢慢展开的水墨，朦胧得恰如其分。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此驻足、交错。

这崎岖的路，曾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商贾易货，兵甲巡行，一脚踩在石阶上，就把中原的风烟带了上来。

那些商贾的担、官兵的甲、识途的老马……那些没说完的话，没走完的路，没了的心愿，都被刻入这峭壁纹理，轻轻告诉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

历史从未沉睡，只是静静地等待被触碰。

友人说，大梯子崖像一柄倚天巨剑，直劈天地，锋刃悬在黄河之上，剑身上那“之”字盘旋的365级石阶，是北魏匠人用铁凿与骨气，一寸寸刻出的天梯。

我伫立在半空的崖道上，胸腔被黄河的涛声填满，沙砾、血汗、文字构成的河流，从远古一路奔来，流向我。

## 五

阳光倾斜，黄河浩浩荡荡。河床从未枯竭，正如一个民族的魂魄，从未熄灭。

泥沙日夜沉降，新的土地在暗处孕育；潮汐涨落，涛声拍岸，拍出从屈辱到奋起的鼓点，如千军万马在胸腔深处驰过。

极目远眺，黄河如一条伏地长龙，在光影中闪烁，蜿蜒、奔腾，不肯停歇。北望石门，急浪如斧，砍向山脊；南眺龙门，金色鲤鱼破浪而起；东仰，山峦起伏，重峦叠翠；西扼，大河关隘，端坐千年。

我们从大梯子崖徐徐而下，沿着铁凿齿痕，穿过险峻的岩壁，

### 念奴娇·盐湖今古情

侯度处。黄帝蚩尤，中原逐鹿，浴血如注。卧云岗上，虞舜抚琴南风。

湖畔武圣关公，忠义仁勇，历

便走进了桃花谷。

这里清幽静谧，是重生的桃林。花从废墟里重开，香在新土上飘落，鸟声清脆，为大地写下轻快的回信。

漫山桃花如潮水般铺展开，粉色的浪，将往日的伤口遮住。我在谷中伫立，心也像被风吹开了一样。

祖国的伟大不必言说，黄河的壮阔也无需赞美：

她们只是矗立在那里，自己的辽阔，令人仰望。

此刻的黄河，早已不是一条河流：

每一粒泥沙，都沉着千年的厚重；

每一朵浪花，都闪着向上的光芒。

## 六

黄河，你是生命之河。面对阻隔，从不退让；面对改变，从不畏惧。你一次次改写自己的河道，在曲折中抵达辽阔，像一个懂得忍耐的母亲，用泥沙抚平伤口。

我站在你的岸边，风卷起你的涛声，如雷，如鼓。那一刻，我感到到血脉的回响。

你滋养大地，也雕刻不屈。帝王的兴衰在你的体内退潮，游子的乡愁在你的浪尖闪光。

你流淌的不仅仅是水，还有泪，还有血。你在神州的脊梁上，凿刻不屈与奋进的铭文，以涛声唤醒山川，以泥沙雕刻坚韧。

黄河，你的每一次奔涌，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漂泊多远，心，总有归向的河床。

## 七

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水光被风吹皱，碎成万片鳞甲。

我回望，黄河对岸的灯火一点点亮起，洒在暮色中，斑斑点点，那是母亲盼儿归的眼。

她省吃俭用，把清苦熬成粥，把皱纹织成布，把青春投进灶火，化作儿肚里的饭、身上的衣。

我想，离家这些年，母亲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站在这黄河岸边，望眼欲穿。

望那一湾浑浊的水，能不能捎去她的牵挂；望那飘荡的浪，能不能带回她儿的音讯。想着想着，我眼里的河，也开始涨潮。

忽然，一阵埙声从远处传来，婉转、低哑。那是一位老人，坐在石岸，吹着《回家》，时断时续，像河水拍岸，又像儿时母亲唱的歌。

那歌声，从巴颜喀拉的雪线出发，顺着泥沙的方向流淌，撞过龙门的峡谷，流过我的心口，直到渤海。

这浑浊的水，泡着根，也泡着魂。

黄河啊，你唱着千年的悲欢，也唱着我的乡愁。

代皇加封。古中国，锦绣河东，此处人杰地灵，裴门宰相，仁贵征东，有多少英雄。今日盐湖，高亢晋韵蒲声。